

◎盛世华光

# 四访查干湖

斯 雄



去年9月刚到吉林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位曾在内蒙古工作过的领导，他问我：“查干湖冬捕现在整得动静挺大，可蒙古族人不爱吃鱼的呀？”这话还真把我给问住了。

查干湖，蒙古语为“查干淖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的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境内。这里是吉林省与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相邻的金三角地区，科尔沁草原东部，嫩江、洮儿河在此交汇。

这些年，每到冬季，查干湖冬捕都很吸引眼球。到吉林工作不到8个月，我居然已经四赴查干湖。

第一次去，是在去年11月下旬，湖面已开始结冰，苍凉而静谧。大约因为气温不够低，有的地方冰结得厚、有的地方结得薄，还有少数地方并未封冻，在夕阳的映衬之下，整个湖面仿佛一幅大写意的水墨画，线条勾勒得很任性，黑白相间的底色之上，涂抹着淡淡的红与黄。

那天正好碰见查干湖的“鱼把头”张文。我们穿着厚厚的羽绒服，配上帽子手套皮靴子，捂得严严实实，仍然冻得瑟瑟发抖；张文只穿一件稍厚的夹克，衬衣领口敞着，居然精神抖擞。

“鱼把头”是查干湖渔猎文化的传承人，是打渔人中的能人，识鱼性，通过观察冰的颜色、听冰下的声音，能准确预测湖中鱼群的位置。冬捕时，先由鱼把头来确定下网和收网的位置。旁边有人悄悄告诉我，张文是第20代传承人，现在成“网红”了，名气大着呢。

张文告诉我，截至2021年6月，查干湖水域面积超过400平方公里。我老家的洪湖号称中国十大淡水湖之一，水域面积亦不过350平方公里。查干湖面积比洪湖还大，难怪一眼望不到边。

第二次去查干湖，是在12月28日，正好赶上一年一度的冬捕节，全称为“查干湖第二十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

历史上的蒙古人，崇拜天地山川，素有祭山祭水的风俗。

查干湖冬捕节首先进行的是“祭湖醒网”仪式：由身穿蒙古袍、络腮虬髯的“鱼把头”宣布仪式开始，锣鼓震天，法号齐鸣；盛装的蒙古族姑娘为渔工们献上奶干，众喇嘛手持法铃，吹奏着海螺、牛角号，绕供桌、冰雪敖包、炭火转三圈后，合掌诵经，查玛舞随之舞起；“鱼把头”端起斟满奶酒的木碗，双手举过头，朗诵祭湖词，祭祀天父、地母、湖神，保佑万物生灵永续繁衍，百姓生活吉祥安康。

站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这场景一下子把人代入古老年代，神圣、庄严又神秘。

千百年前的活动场景，被原汁原味地复制后，湖醒了，当代人也被唤

醒了，从四面八方涌来。

主人介绍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次没有大张旗鼓地操持，但仍然有4万多人参加，不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红主播，自行赶来直播、蹭流量的。往年最多的一次，来了20万人。

第三次去查干湖，是在转年的元旦过后。早晨7点开车直奔湖中下网的地点。赶到时，张文他们已经在凿冰打眼忙乎了，每隔15米打一个眼，下网的面积长宽各1000米，带着防滑铁质脚踏的马匹在附近正悠闲地甩着尾巴。张文说，他们在凌晨2点就已经下湖了，确定下网收网的位置，准备好渔网等工具，给马儿喂饱草料。

待到中午一点，我们再赶过去，已开始收网出鱼了。一边是马拉绞盘，不停地转着圈，渔网从冰下缓缓拖出；一边是出鱼口，两边围满了人，差不多人人都举着手机，还有架起的电视摄像头和手机，全都紧盯着出鱼口。刚出冰面的鱼儿在活蹦乱跳地挣扎，胖头鱼、鲤鱼、大白鱼大小不一，大的有二三十斤；不时传来阵阵惊呼，那一定是出现了鱼大且多的场景。网络和自媒体平台的各种直播，把个冬捕弄得好不热闹。

人群中，有不少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的，估计和我一样，来看个稀奇。我问世代打渔的张文，听说蒙古人是不捕鱼、不吃鱼的呀？

他说：“也不是，查干湖的渔猎，自古就有，郭尔罗斯的蒙古人一直以来不仅吃鱼，而且捕鱼。”他补充说，有一种解释是，“郭尔罗斯的农业和牧业过去不怎么发达，单纯靠农牧业产品无法满足人口日益增多的需要，吃鱼也就成了维持生存的一种必然选择”。

我找当地人要了一本2010年出版的《查干湖渔猎志》，书中把这些事说明白了。

查干湖一带，自古以来江流泡沼星罗棋布，沿岸林木葱郁，田野芳草葳蕤，水草肥美，鱼虾穿梭，雁鸭栖集。这里的人们，世代以渔猎为生，

尤其是在寒冷漫长的冬季，他们更是依靠传统的捕鱼方式，维系生计，繁衍生息。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查干湖畔“青山头人”就在此捕鱼捞虾、男猎女耕。至辽金，查干湖又成为皇帝举行“春捺钵”的垂青之地，凿冰取鱼，设“头鱼宴”，鹰隼捕鹅，设“头鹅宴”，尽享捕猎鱼禽之乐。

既为生存，又有娱乐，可谓两全其美。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用一组排比句，给我描绘查干湖的四季美景：春有生机的光，夏有佳境之美，秋有诗画之味，冬有渔猎之奇。

但张文告诉我，查干湖历史上也经历过曲折，因人为和自然因素所致，几次干涸。

张文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查干湖主要水源区人类活动加剧，加之干旱少雨和水源断流，湿地面积明显退缩。几近干涸的湖面，致使鱼、苇绝迹，裸露的湖底盐碱泛化，风卷沙碱遮天蔽日，湖水变成了暗红色，整个湿地生态系统遭受灭顶之灾，环境极度恶化，很多人甚至不得不背井离乡。

转机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前郭尔罗斯各族人民，举全县之力开挖“引松渠”。8万多名建设者用原始的手挖肩挑方式，开凿50多公里水道，将松花江水引入查干湖。随后的日子里，河湖连通、湿地过滤、生物降解，以及封湖涵养、增殖放流、合理捕捞、植树造林、退耕还草……全方位人工修复与治理业已破坏的生态。

生态的修复与治理，既要人工修复，还得顺应自然，充分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给点阳光就灿烂”，只要循其理，给予适宜的“土壤”，大自然自我修复所爆发出的旺盛生命力，常常超出人们想象。

好比查干湖，折腾来折腾去，会发现许多变化只是复原生态，回到从前。如今热闹的查干湖冬捕，包括春捺钵仪式，不过是古老情景的重现。这种回到从前，其实是难得的庆幸，

是浴火重生，是新的起点。

即使是回到从前，也并不都是简单地还原。查干湖的生态修复，除了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恢复原生态，更以河湖连通永久性解决水源问题等人工治理，两相结合，相得益彰，才固化了生态修复成果，提升生态环境成色，彻底赋予查干湖生机与活力。

短短几十年时间，查干湖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复活后的查干湖，水域面积恢复甚至超出原有水平，水质提升，水草复生，现已成为鱼类的天然繁殖场、鸟类理想的栖息繁殖地，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年鲜鱼产量在6000吨以上，冬捕单次捕获量最高达52万斤；保护区内鸟类增至249种，野生植物200余种。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負人。查干湖重现冰湖腾鱼，既是“人不负查干湖”的承诺，也是“查干湖不負人”的兑现，是人与自然“两不負”的完美诠释。

那天，当地主人带我去了他们正在打造的查干湖生态小镇。新开辟的查干湖旅游度假区，夏季以大湖湿地、草原风光及蒙古族风情为特色，冬季以冬网捕鱼、展现渔猎文化为主要内容，集观光、娱乐、休闲、度假、餐饮、购物等功能为一体。

查干湖找到了一条生存之路、富裕之路、发展之路。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达至共存共荣、年年有鱼、年年有余。

今年5月中旬，我第四次来到查干湖。东北的初夏，仍有南方春色的味道。我们乘快艇，看水草丰美的南湖，并在一片长满蒲草的水域停留，观赏雁鸭栖集、筑巢孵雏的场景。受惊的鸟儿鸣叫着起降，并不远飞。随后经过前不久刚刚增殖放流的平台，再往北湖。由东向西飞驰17公里，抵湖西岸，但见一望无际的湿地，成群的鸟儿从湿地起飞。

“丹顶鹤！”同船的张文惊叫起来。顺着他的目光，天空中有4只正结伴飞行的大鸟，“这片湿地里，有200多种鸟类常年栖息，因为既无陆路又无水路，人迹罕至，鸟类不会受到惊扰。”

“湖底有水草，岸边有湿地，查干湖凭着完整的生态链，已经可以自我循环了。仅从渔业的角度看，你们除了每年增殖放流，会有一些人购买鱼苗的成本，其他就不需要多少投入了吧？”我问。

“差不多吧。仅靠查干湖，轻轻松松养活了湖边多少人啊，而且还能世代代代延续下去。”

这才是真正的靠水吃水，而且因为“两不負”，所以靠得住。惟其如此，人与大自然都能得偿所愿，成就出彼此的相依与欢喜，足矣。

## 初识蒹葭在故乡

查 干

蒹葭，即芦苇。入诗最早的水生植物。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是先秦无名氏作品，说明此物知名度自古就很高。我初识芦苇是在童年的故乡，是那种一见如故、相伴终生的植物朋友。每个人心中所珍藏的尤物和念想各有不同，在我，山水和草木皆是，芦苇尤其。人间万物，相见有缘，反之，陌路。

我生长在蒙古高原的扎鲁特山地。山地地势高，气候亦寒冷，不过四季是分明的，绝不会提前或者拖延。时令总是依时而至，像准时赴约的恋人。家乡的芦苇，是报春者之一，春风一拂，就会举起它尖尖的角，急着往上蹿。色泽微黄，且嫩，有着惊人的生命张力。于是，家乡的胡鲁斯泰湿地一夜间便变了颜色，那颜色是属于春天的。胡鲁斯泰，蒙古语：有芦苇的地方。胡鲁斯泰湿地离我家不远，我学会了走路，便与它亲近起来。从此，它是从春到秋都可以看到的植物。万千植物竞春而生，且都在视野之内，为何最先入眼的总是芦苇？这不不仅是视力的选择，更是心灵的选择吧？作为水生植物的芦苇，似乎比其它植物长势要快。阳光和春风到了胡鲁斯泰，就格外地勤奋起来，尤其对芦苇和菖蒲呵护有加。对此体会最深的，怕是水禽和蛙类了。它们兴奋地绕地飞翔、鸣叫、追逐，把个春的气息，一次又一次地推向高潮。水禽们的巢是筑在芦苇枝头的。其中，苍鹭的筑巢功夫最为出色。它们把生长中的芦苇枝干拼接起来织成巢，高高在上，甚为壮观。凡湿地，芦苇必是主要角色，是领涨者，它是人性植物，为为数众多的水禽、蛙类、昆虫提供生命之需。也因为如此，我对芦苇开始有了好感，似乎它是在我的心田，而非湿地，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华大地的山水水水神奇如画，所到之处，都留有不可不珍藏的珍贵记忆，尤其对芦苇繁生之地记忆尤为深刻，觉得那里也是故乡。

有一年，我和一批作家诗人赴洞庭湖采风，时值晚秋，去登岳阳楼时，太阳刚刚升起，整个岳阳城仿佛都在烟云中漂浮。抬头，宋人范仲淹的不朽文字《岳阳楼记》就在仰视处，于是垂手品读。看来，今来登楼的，不仅是我们这些后人，与我们同步的，还有湿湿的湖风。风声中，我忽闻一声苍老的轻咳，是范老先生吗？他是来补写《岳阳楼记》的续篇？的确，时光荏苒，世事苍黄，江山更迭，该补记的，一定也不少。哦，先生辛苦。举目眺望，八百里洞庭水，依然悠悠地流着，所展示的水光，把个三湘大地照个透亮。那些粼粼波光里所隐匿的，何止是历史的一些碎片？远处那一处一小岛，就是君山岛了。它小，名气却很盛。有人说，来到岳阳，要做三件事。一登岳阳楼，二观洞庭水，三游君山岛。登岛之后，我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那湖洲上的万亩芦苇荡。好壮阔的芦苇王国呀，万亩之说并非虚词。晚秋时节的芦花，美若霞色云霓，在秋风的吹拂下，形成无边的金色涟漪，缓缓推向水天连接处。夏季上岛，要走水路，也就是乘船。而晚秋时节，水退路出，可乘车而去。好美的一座小岛，仿佛谁打开了一枚珠宝盒，怪不得尧湘君来此游历，忘了回返。斑竹们依然在，只是泪痕不见了。是悠悠岁月，平复了谁的忧伤？而这里的芦苇，风雨千年初衷未改，依旧守卫在这一片生命水域，春绿秋黄，以它的白发，诉说着人间爱情。苇荡上空，水禽们云片似地飞动着，蔚为壮观，那是苍鹭，第一眼我就认出了它，觉得它们曾经光顾过家乡湿地，在那里留下了它们清脆的鸣声。这里的芦苇也高大挺拔，与家乡的芦苇十分相似。君山岛被人称为“爱情岛”，是与悠远的历史传说有关。相信这里的芦苇一定还记着它，用不着我来费一些笔墨。凡有芦苇的地方，一定与我的故乡有些什么瓜葛，要不然为何感到如此亲近？

还有，天津宁河，是已故友人作家柳萌的家乡。他在世时，曾几次邀我去他的家乡看看。他的家乡的确不俗，有山有水有河有海。因为他重友情，也好客。在卧牛湖度假村的花间小径上，曾经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和爽快谈话。他家乡的螃蟹，味美香甜，个头也大，京津一带，名声在外。更令我惊奇的是，他家乡那一片连天的芦苇荡，如此让人心旌摇曳。之前，我是没有想到离北京仅几个小时路程的地方，还有如此壮阔的芦苇生长地，真乃芦苇荡如海呀，不得不羡慕他家乡的丰富与阔绰。细细看来，这里的芦苇荡，比君山岛的还要大还要深，芦花的色彩也丰富多样。有风一起，掀起连天的苇浪，而浪花间的水禽家族多得惊人，那种自由踱步的神态，个个像绅士，让人忍俊不禁。柳萌兄笑着说，这里的水禽不惧人，仿佛都是自由王国里的皇亲国舅，一句话，牛气。如此一片北方水国，存在于一座大城城郊，不能不令人惊讶。尤其这些芦苇，何年月形成这么浩荡的规模？并且得以有效保护，如一张巨大的肺叶，横躺在北方大地，必是上天的赐予。这里，离我的家乡不远，苇群基因，或许是相同的？这里的苍鹭，一定到过我家乡的胡鲁斯泰湿地。因为，飞行也就是个把小时。这样一想，更觉得亲近了。

对我而言，与芦苇的每次邂逅都是一件重要事件。一年看不到芦苇，就觉得生活有了缺口，觉得空空。好在住家楼下河边，植有不少芦苇和菖蒲，还有红蓼。虽然规模不大，但还是填补了心灵空白。假如得闲，并有兴致，在晚秋时节，可前往圆明园探望芦苇的。那里的玉玲珑馆、狮子林、福海、湖心岛等景区的芦苇，规模可观，并且给这荒芜沉静的园林注入了极多活力。我是每年去几次圆明园的。我喜欢它的浩阔与野气、它所密藏的往日辉煌和风云故事。然而，很少去看它残破的遗址和沉睡的石头，那是我们心灵的伤疤，只能储存，不可触摸。唯芦苇，是让人愉悦的植物。它的沉静，它的色泽，它无言的招摇，与我有交流，并给我以慰藉。步入湖心岛，那长长的、曲曲弯弯的栈道，就可以让你与芦苇亲近，可听到它们均匀的呼吸和喃喃自语。它的白花芦花，迎风摆动着。是的，芦苇是一种与人贴近心灵的植物。这里的鸣禽与蛙鼓，许是它诉说衷情的另一种方式吧。



## 明月清风是故人

绿骑士（法国）



穿过月洞门，沿竹影小径，踏雕花回廊，绕过瘦美的太湖石，访盆栽园，探牡丹园，在下棋小亭稍歇，竟有“苍松翠竹真佳客，明月清风是故人”的韵味。来到了苏州？不，是在巴黎西南约40公里的“怡黎园”，这是法国第一座中国传统园林，平淡无奇的小村圣雷米露露里也因此平添了一段独特的跨国文史姻缘。

一个明媚的早春上午，我们来此，像回到亲切的远方。园中矗立着一座10米高的牌坊，一面刻写“阅华楼”，另一面是“望石”，牌坊上有楹联“听流溪如枕卧三江水，看小丘如神游五岳山”，牌坊是20个华人侨社集体捐资而建立的。

温暖的阳光下，阔大的草地上，见到一位中年先生与七八名年轻人忙碌地翻土浇水，原来是园主康群威先生，接待一群由中国大使馆安排而来的留学生，一起在春日种下玉兰。

攀谈起来，满脸洋溢着笑容的园主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庭院的事，又指着不远处在温室中忙碌的一个女子说：“是我的太太，她是建筑师，园子主要是她打理的。”而“怡黎”是他们女儿的名字，她也是建筑师。这个特别的地方确是他们夫妇俩一手培育出来的孩子，又成为了许多思乡人的精神儿女。

园艺师康群威和建筑师石巧芳夫妇，合力栽培的这个占地1万平方米的“孩子”，今年快20岁了。康先生是1988年留法的园艺博士，翌年妻子也来法国留学，获建筑师学位。1995年他俩贷款购置了一块6公顷的农地作为园艺用地，主要是进出口苗木和盆景，而一个梦的苗也渐渐萌芽了。他们看到法国有两座百年以上的日本园林，人们十分崇尚，却不甚认识中国园林，便很希望把中国园林也带到法国来。两人都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就亲自设计和实现这个梦想。

他们以苏州园林为蓝本，人在画中游，一步一诗，亭台楼阁、楹联匾额、回廊、花墙、飞檐，建筑与环境相融。在柳舞花飞间琴棋书画、品茶诵诗，是精致的生活艺术。

他们首先兴建起来的是盆景园，种了很多法国人视为珍稀的花木，从中国引种了榆树、银杏、五针松、香椿树、茶树、桂花等等。他们说：“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法国劳工部长等参加了筹备会。苏州市赠送了部分亭廊，园子里的八角亭、六角亭、四角亭、水榭、长廊都是我们到苏州定做的。”

在万里外，不同的文化环境下，要把由久远历史凝练而成的风物移植，需要很大的毅力。建造过程中，要处理很多实际问题，如要遵守当地

的建筑规划，气候的差异使许多植物的长势不尽相同，材料供应困难等等，真是要过五关斩六将。此外，要配合此地生活方式，如人们游园多爱赏花，所以园主也着力从这方面发展，花的比例比苏州园林为多。此外，设置了游人休憩和野餐等活动空间。庭院似人，都需要与当地磨合与调整。

通过两个人的努力，世界另一端的风景在此落地生根。2004年6月正式对外开放。

在法国，向来只散见一些中国楼台和小型花园。2012年，中部卢瓦河畔的肖蒙城堡在第二十届国际园林节邀请建筑师邱治平设计了永久花园“华庐”，占地1000多平方米。他使用苏州园林的传统元素，糅合现代，营造了充满诗意和天人合一哲理的天地。今年是第三十届，有3位年轻中国建筑师参加，设计新颖。此外，在西部不列颠海岸旅游胜地圣吉库，著名的“热带花园”中，最近新增了3个“梦中国花园”，是派专人前往中国学习传统建筑技巧，花了18个月建成，大力宣传为“法国最大的中国花园”，吸引很多人。

“怡黎园”推广有限，很多人不大认识。起初是靠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来。而近年各种讯息交流平台起了很

大作用，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访客。那边厢大锣大鼓，这边厢幽幽古琴，但正如石巧芳说：“花香不怕巷子深。”这园子的凝聚力是每逢佳节常有各种社团活动。水榭长廊、盆景和牡丹前，响起中国传统戏曲的丝竹，孩子们集体诵诗，更不时有中国功夫和水墨展演、茶席等等。而踏在太极图形的地面上的古典歌舞更是别有意味，法国人感受到东方哲学与大自然的和谐，游子寻到亲切的心灵慰藉，对在这儿出生长大的新一代，这儿是感受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子。

这园子与别的公营机构不同，因为是两个小小个体的心血结晶。石巧芳说：“这是一个人生价值的支点吧，所以觉得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当然没有苏州园林那种美的震撼，但这“土制苏州园林”另有其独特的灵魂，因为一花一草都是心意，一木一石都是乡情。园中的小桥跨越了半个地球，将东方与西方连了起来。

康先生平日在巴黎西郊拿德芳斯区工作，从事与新能源有关的研究。工作日他在钢筋水泥森林中，周末才能打理怡黎园。这个春日早晨，他带领一群年轻人合力植下的玉兰树，会随着岁月成长绽放，散发文化传承的芳香。真是“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